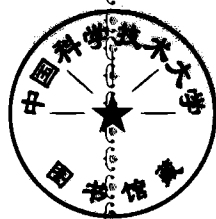


何鳳元集

紅旗出版社

何凤元集



红旗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题字 姚依林
责任编辑 高晨野

何凤元集

马家驹 辑

红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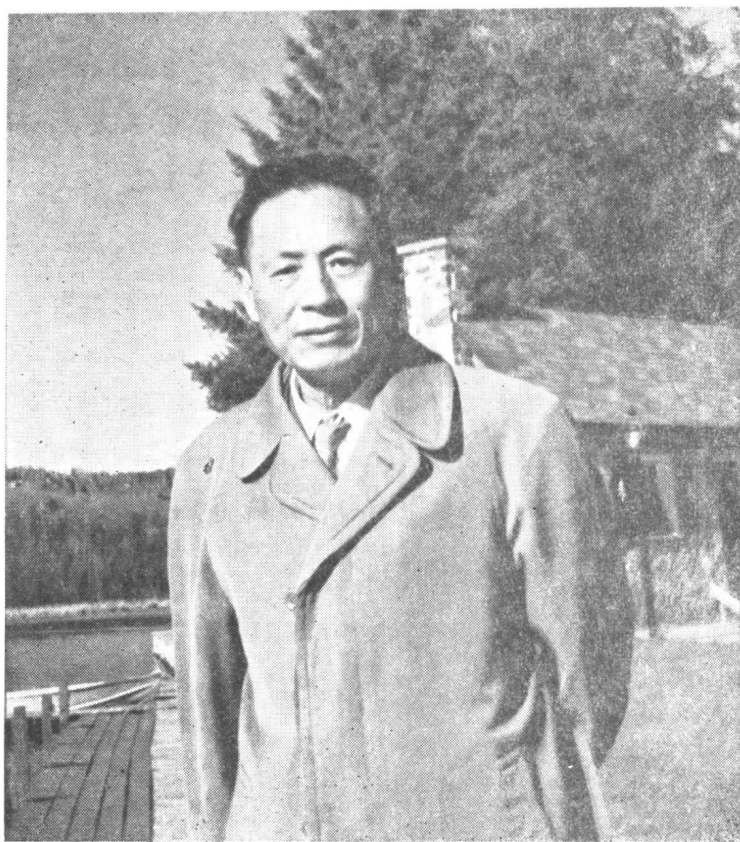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2 插页 98 千字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5051—0023—8/I·3

(书号 10160·012) 定价 1.60 元



负责同志：

前在二月十八日寄上第二次对“法国的内战”中文译文的一些意见，不知已蒙察及否？我所提请考虑的意见中有一处是关于译文第54页第1段中“行政机关”（原文“l'Exécutive”）一词应改译作“行政首脑”或“行政首长”。最近偶然见到“红色人通报”（“L'Informatif Rouge”，1973年1月11日）上有一段文字，其中“L'Exécutive”一词用在类似的场合，所谈也是法国内事，可资佐证说明。为此剪寄（划红线处）供参攷。此致

敬礼！

何凤元

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

De fait, cette constitution institue l'Etat de la V^e République, depuis qu'elle fut imposée aux Français par un odieux chantage à la guerre civile après le coup de force du 13 mai 1958. C'est une constitution au service des intérêts des groupes capitalistes monopolistes.

Pompidou a rappelé avec force qu'en vertu de ses dispositions, - le législatif ne peut renverser le gouvernement désigné par l'exécutif - (c'est-à-dire par lui-même).

Tous ces propos, et bien d'autres encore, confirment avec éclat ce que les marxistes-léninistes ne

译意：“宪法高挂调扶性

宪法规定《立法者不能推翻行政首脑（那就是说他自己）所任命的政府》。”

何凤元手迹

0007

纪念“一二·九”早期战友 何凤元同志 (代序)

蒋南翔

何凤元同志去世已过十年了，我要写篇短文纪念这位学生时代的战友。

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历了相近的道路。他在东北“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1930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我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后一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我们都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情势危急的激励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下，在清华大学参加了革命活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凤元同志是高年级同学，参加革命早于我。在1933年暑假，他介绍我参加清华的秘密“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小组，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开始。可以说，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1935年1月和3月，清华大学进步学生接连两次遭受国民党大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社联”以至进步的读书会——现代座谈会成员共一二十人都在被捕之列。当年我已入党，因平时很少出头露面，知道的人极少，两次逮捕幸未波及。当时何凤元同志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由于他没有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未为国民党发觉；仅以现代座谈会成员的身份与其他大多数被捕同学于1935年三、四月先后被释放。

清华的学生革命组织经过国民党的接连两次搜捕，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党、团、“社联”组织均遭破坏，连现代座谈会也无形解体。当时华北风云日益紧张，我感到清华革命组织不能就此停止活动，要继续坚持斗争。首先是联合进步同学负责在学

校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还和另一位同学冒险到北平钱粮胡同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部去探视当时被认为是被捕者中的要犯徐高阮（当时是中共党员）和张宗植（共青团员）。另外，我和牛荫冠同志等数人很快恢复了清华的秘密“社联”小组。1935年下半年，又通过韦毓梅（孙兰）同志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秘密“社联”小组。在学生会竞选中，得到进步同学的支持，我继牛佩琮同志之后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何凤元同志被释放后回宜兴老家暂避，临行前曾返校逗留了几天；他见清华革命活动没有完全中断，而且革命影响在低年级同学中还有所发展，很高兴，并且很关切地对我说，现在你在校积极活动，又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引人注目，他让我一定不要住在学校注册的宿舍，以防意外。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设法从新斋宿舍搬到了二院宿舍；但在二院宿舍仍未能避免国民党右派学生的告密，在1936年“二·二九”事件中遭受到军警搜捕。

何凤元同志在当年暑假中又回到清华，他向我表示希望继续参加党的工作。我介绍他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周小舟同志见面，接上组织关系。凤元恢复党的生活后，即于1935年8月在清华恢复党支部，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支部书记。清华党支部恢复不久，大约只有一两个月，他就上调北平市委，在省特派员李常青同志兼任市委书记和李雪峰同志继任市委书记时期，连任组织部长。我继凤元同志担任清华支部书记和北平西郊区委委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领导北平西郊区委和清华支部，和我经常联系。大约在1935年11月间，北平秘密“学联”决定发动北平学生于12月9日举行游行，向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凤元同志特地到西郊区委传达市委意见，希望燕京、清华两校首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北平各大学中只有这两校有全校公开合法的学生会。

清华大学利用每星期一上午孙中山总理纪念周先后两次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提出联合各校同学举行游行请愿的提案。第一次

因国民党右派学生的捣乱，未能成功；第二次经过激烈辩论，终于获得通过。这是清华学生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何凤元同志闻讯非常高兴，又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我，要我在“一二·九”游行之前赶写一篇宣言。我用了两三个晚上赶写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发表在会刊《怒吼吧》上面，另外在“一二·九”当天学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公开张贴。在这篇《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可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清华和北平爱国学生的共同心声。

“一二·九”游行那天，爱国学生受到国民党军警大刀水龙的袭击，很多人被打伤和被拘捕。这一重要事件，第二天北平各报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下，竟没有刊登任何消息。但北平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了的。第二天，北平全市学生宣布立即总罢课。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16日进一步举行规模更大的示威。何凤元同志又一次赶回清华找我，要我用北平大中学生示威宣传团的名义，马上写一篇示威宣言。我仓促写成交给他拿进城去印发。这篇简短宣言比上次《告全国民众书》的措词更加激昂慷慨，表示北平学生为了抗日救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我记得这篇宣言是用十六开报纸铅印的，当时没有能在报刊上登载。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原稿和印件的下落。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军警对清华大学发动大逮捕的事件中，我首当其冲，被拘押在西校门警卫室。接着被拘押的还有方左英、姚克广（姚依林）两位同学。当时激于义愤的广大爱国同学，经过英勇奋斗，击毁了捕人的汽车，驱逐了看守我们的警察，使我们这些被捕者得免于陷入魔掌。何凤元同志闻讯赶回清华向我表示慰问，并要我转移阵地，暂时离开清华。我即于3月初旬离开北平，到上海抗日青年团（前身是共青团）工作约半年。我离校时，由宫日健（宫尚行）同志接任清华党支部书记。

1936年8月，我从上海回到清华。十月，中共北平学委成立

后，曾派何凤元同志与北平学联主席黄诚等几位同志代表北平学联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做联络工作。事毕后凤元同志没有和黄诚等同志一起东返，而是经组织安排，留在西安《西京民报》当编辑。傅作义军队在绥远发动抗战，他曾以《西京民报》记者身份，随同车向忱率领的东北救亡总会代表团到前线慰问抗日军队，庆祝收复百灵庙的胜利。由于接受《西京民报》委托的某项临时任务，1936年12月初，他由绥远到了北平。不久，“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到西安的交通梗阻，他回不去，就在北平自寻职业，到苏联塔斯社驻北平分社当翻译，从此与党组织中断关系近十年。

1946年，凤元同志又与党发生联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1949年11月9日震动全国的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两航”起义。那时他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在策动“两航”员工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对于“两航”起义，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公开分致电函祝贺，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由于何凤元同志积极的工作表现，经军委联络部正式批准他在1950年1月1日重新入党。

凤元同志在新中国刚开始发展的民航事业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业务骨干，多所建树。1974年12月，他出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议代表处的首任中国代表，常驻加拿大蒙特利尔。由于他精通民航业务，又谙熟外语，工作很有成绩，不幸积劳成疾，手术后回国，于1977年2月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何凤元同志一生埋头苦干，认真负责，为党积极工作，作出了他力所能及的可贵贡献。他秉性忠厚，对朋友诚恳热情。他在学生时代和“一二·九”运动早期的革命活动，更是清华和北平学生运动的值得纪念的一页。

对于这位学生时代的亲密战友和领导者，草此短文，聊表我的深深怀念。

1987年12月9日

编 印 说 明

何凤元（1913~1977），字东辉，别名储，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又考入研究院深造，并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一二·九”时代参加中共北平市委的地下领导，职务相当于组织部长。抗战中从事民用航空运输。一九四九年在香港策动著名的“两航”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返内地后，在民航局负责业务工作，建立有关规章制度，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文革”前夕担任民航总局四局局长，随即受到很大冲击，闲置了将近九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我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他出任正代表驻加拿大，在体现我国外交方针，维护国家航空权益，团结第三世界反对大国控制，掌握国际民航动态等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不幸得癌症，手术后继续任职，不久复发返国，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四岁。

凤元对中外文的造诣都很深，业余以读书翻译作为消遣，译过苏联柯瓦辽夫《古代世界史》、柯思明斯基《中古世界史》、印度泰戈尔《姐姐》和《王子和王妃》、英国杰克·林赛《被出卖的春天》（与方钜成、姜桂依协作，合用了“姜华”的笔名）等，已在“文革”以前先后出版。因为忙于本职工作，并没有充分发挥这方面的才能。他曾经一再表示要在退休之后，多译多写，可惜天不假年，终成莫大遗憾。

这里收集了他1950年从香港归来后，1957年以前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几篇短文和他在干校写的六封家书，以及对《暴风雨》和《法兰西内战》两书中译本的意见等。虽然份量不多，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才华和治学态度，以及广泛的知识面。尤其是六封家书，反映了一个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怎样严肃执着地对待人

生、怎样认真负责地教育子女的不折不挠的可贵品德。

蒋南翔同志是凤元早年的同学和亲密战友，一起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他得编印本书的消息之后，特地抱病写了“纪念‘一二·九’早期战友何凤元同志”一文，感情真挚，内容翔实，特列卷首，代作序言。此外还附录了几篇纪念回忆文字，其中《竹骠记》及其《后记》的作者张宗植，是凤元的同乡至亲，又一起闹革命，同时被捕过，是本书出版的最先倡议者之一，并且一再表示要承担全部费用。他在三十年代之初就以“张瓠”的笔名发表过抗日短篇小说《骚动》，被选入鲁迅、茅盾合编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现在他虽然远离祖国，然而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对当年和凤元一起的战斗生活，更是十分珍惜。在他的文章里不仅反映了他和凤元之间的深沉永恒的友谊，更从一个侧面突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历程，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凤元尽瘁于新中国民航事业，因而牺牲了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为了纪念逝者，教育后代，希望有人能够从他的为数寥寥的遗作中看到老一辈的风范，从而得到启迪，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书，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在编印过程中得到凤元生前同志和友好们的热心赞助，除已提到的蒋南翔、张宗植两位外，姚依林同志在百忙中为封面题字；高承志同志特地从天津赶来北京，研究文字内容；散失遗稿的收集则主要出于凤元夫人张滢华同志的奔走努力。红旗杂志社马仲扬同志和沈迎选同志以及红旗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谨在这里表示“存殁同感”的谢意

马家驹（千里）

1987年3月

(摘 录)	113
张滢华 风元介绍刘敬宜会见乔冠华 —— “两航” 起义的序幕	116
华凤翔 何风元同志——我的良师 益友	119
马家驹 东辉 纪 念 及 后 记	121

杜宇一声春晓

我们春天的来客中，没有象杜鹃的到来那么声闻远近的了。它那二重的啼声，荡漾在空际，可以声闻十里。但是你如驻足谛听，却又辨别不出它来自什么地方。据禽类学家说，这时候它正翱翔在云天高处，所以它的声音可以传送得那么远。有时候，它又藏身在重新繁茂起来的乔木顶端，你仍旧是“闻其声，不见其形”。所以诗人华兹华士说：

“春天的宠儿，我向你三呼欢迎！
那怕你在我看来，
并不是鸟，却是看不见的精灵，
一个谜，一个声音。

象在我学童的日子里，
听着的一样，那鸣啼
叫我千方寻觅，
在丛莽里，在树上，在天际。

为了寻找你，我到处游荡，
穿过森林，走上碧绿的草地，
但是你仍旧是一缕相思，一个希望，
叫人向往，却永远扑朔迷离。”

——威廉·华兹华士《给杜鹃》

杜鹃、又叫杜宇、鹓鴃、子鹃、子规、谢豹、思归、催归——从

这一大串名字上可以想见关于它的话说之多。在禽类学中，杜鹃自成一目，身长十二、三寸，头灰，背褐，尾黑，尾梢杂有白斑，自头以下到肚皮转白，有黑色的条纹横贯在腹部。它的嘴很坚强，微弯，有些鹰的神态。它生理上的一个特点是四趾之中，外趾可以随意转换方向，来跟任何一个前趾摆成直角。每年八、九月间飞去南方暖热的地带，到次年四、五月里又回到北方来。

古今中外都引为奇谈的是杜鹃自己不营巢，它把蛋寄生在别的鸟类的巢里，让后者去为它孵化哺育。关于杜鹃这一本能，这几十年来学者们调查出了许多详细的情节，还有拍摄成照片的。一般的杜鹃蛋是粉白色的，上面布满着大、小的斑纹。但是一只雌杜鹃会根据为子女所选择的养娘生出一种和养娘所生类似的蛋。另一只杜鹃，因为所选养娘不同，又会生另一种蛋。也有挑选了两种养娘而所生的蛋便介乎其间，可以左右蒙混的。雌杜鹃在一个养娘窝里只生下一个蛋，往往是把原来在里边的蛋先衔出一个来吞吃了，再补上自己的去，让养娘觉察不出来。它一季要生蛋二十个左右。

那养娘不知道这些底细，把小杜鹃当作自己的子女给孵化出来了。在最初的几天，小杜鹃象肉耗子似的光秃着身子，连眼睛也睁不开，但是自然却给它在背上准备下一个有特殊用途的窟窿，它闭着眼睛摸索到养娘的子女下面，不管那是蛋还是幼雏，拿来背起在窟窿里，爬到巢边一晃身子给摔下树去。如此三反四复，把养娘的子女都摔死在树下才罢休。它张开着黄嘴，唧唧地发出金属质的叫声，让养娘去捕捉虫子，为喂饱它而忙个不休。因为养娘常是比它小一号的鸟类，所以只有由它独占才够它受用。大约二十天光景，小杜鹃羽毛长成，就远走高飞。据说也有一种有斑点的杜鹃并不杀害养娘的子女，却滥竽充数地和它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那多半是一种较大的养娘。又据说已发现的杜鹃的养娘有一百多种鸟类。在上海有人在莺巢里找到杜鹃蛋，在英国最普通的是篱雀。

关于杜鹃的秘密，晋代张华在他的《博物志》里已经提到了。诗人杜甫似乎对杜鹃特别有情，曾经两咏杜鹃。在他成都草堂外面的林子里就栖息过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杜甫《杜鹃》

而且差不多老早就总结了近代禽类学家对杜鹃所作的考察：

“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噉。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

——同上引

中西诗人都一样熟悉自然，莎士比亚也说到了杜鹃这行径：

“那篱雀儿养大了杜鹃鸟，
连脑袋也给那竖子啄掉。”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一幕第四场

很少人看见过杜鹃，但是它却几乎为人人所知，这大概是因为它那呼天号地的声音，容易发人“所诉何事常区区”的遐想吧？中国古代的神话说，有一个蜀帝名杜宇，曾教人农事，后来死了化成此鸟。这也是杜鹃、杜宇姓杜的来由。民间关于杜鹃的传说特别多，有的说那是一个小姑娘遭了恶嫂的毒手，所以叫的是“嫂嫂放火”；又有说那是个童养媳的化身。大概那四个音的啼声，可作千万种想象，套上去几乎没有不合适的，过去受苦受难的人民，就借此以自况身世。至于“快快布谷”、“快快插禾”，则是最普遍的说法。一般所谓布谷鸟却并不是杜鹃而是一种斑鸠。到了夏末，他的啼声变成了三个音，那就到了它快要南去的时候了。

在欧洲有些国家里，说杜鹃又有象我们这里说“乌龟”的意

思。最初罗马人因为养娘窝里有杜鹃蛋，认为养娘不贞，于是用杜鹃来指已婚女子的外遇。后来不知怎的，辗转而变成了对受欺丈夫的称呼。

杜鹃的食物有 83% 是害虫，并且有好多是别种鸟不吃的。但是它的一条命又是一窝别的吃害虫的小鸟所换来，所以对它的经济价值还难作出定论。